

掃蕩二十年

——
掃蕩報的歷史紀錄

中華文化基金會印行

掃蕩二十年

——
掃蕩報的歷史紀錄

中華文化基金會印行

掃蕩二十年卷首語

袁守謙

報紙是大眾傳播最主要工具之一，是開創時代的利器，是推進文化的動力，也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食糧，其影響於個人，以至社會、國家、民族者，至大且遠，這看法，是舉世公認的了。不過，這是報紙的基本功能，至於某一家報紙，在某一特殊時代中，擔負起這一時代的特殊使命，發揮其克敵致果的威力，完成其歷史的任務，如掃蕩報者，在國民革命過程裏，其功績誠然是不可磨滅的。

當年負掃蕩報最後責任之蕭化之兄，去歲開始邀約了曾經參與本報工作的各位同仁，分別撰述專文，編爲「掃蕩二十年」一書，用存史實，關於本報的創立、定名、發展、易名，各項歷程；以及其遭遇、奮鬥、貢獻，種種可歌可泣的情形，都有詳細的記載，守謙僅想補述兩點：

其一：一份報紙，必有其獨特的報格，我以為掃蕩報的報格，是永遠尊嚴的。國民革命統一了兩廣，誓師北伐，雖在民國十七年，軍事行動，告一段落，而共產黨却在北伐軍進行期中，逐漸擴大其軍事力量，製造種種暴亂，以阻撓我統一大業，終至於稱兵叛國。到了民國二十年，領袖蔣公親督大軍，圍剿盤據江西的共匪匪軍，並成立剿匪宣傳處，從事對敵心理作戰工作，掃蕩報是在這個時期產生的。其初爲三日刊，同時并出版理論性的「掃蕩旬刊」，和藝術性的「掃蕩畫報」。這些報刊，先在軍中發行，教育我們的官兵認識政治及爲何作戰的道理，以加強其

戰鬥意識與信心，同時，也在陣地民間散發，宣傳民衆、訓練民衆、組織民衆，使之助我作戰，更配合其他人力與工具，滲進敵人的陣營中，以揭發其罪惡，瓦解其士氣。五次圍剿成功之後，復進擊豫、鄂、皖三省邊區竄匪，并追擊經由湘、貴、川、康，而至陝北殘匪，掃蕩報則隨軍事之進展，由三日刊而日刊，由在軍中供應，而改在漢口向社會公開發行，長江上游民衆對掃蕩報才有了初步的認識，其時爲民國二十四年。蘆溝橋事件爆發，日軍大舉向我侵寇。這時候，漢口掃蕩報，因與軍中政治訓練處有連繫，戰爭消息的報導，均以獨家專電刊出，既快而且確實，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武漢撤退的前夕。報社遷至重慶，其所持的言論，每爲最高領袖所稱許，因此，掃蕩報的聲譽，遂遍及於全國各地，人人以爭先讀閱爲快。等到抗戰勝利了，蘇俄帝國主義，乘我經濟凋敝，民生困乏，國力未復之際，嗾使共黨匪軍發動叛亂，戰事由若干據點而擴至全國各地，這時候的掃蕩報，已改名爲和平日報，除總社遷至首都南京外，爲配合戰事的需要，分別在上海、重慶、蘭州、昆明、桂林、廣州設立分社，這自表面看來，似是掃蕩報的全盛時期，其實，這是國家命運進入最艱難的時期，也是掃蕩報奮鬥最困苦的時期。到了三十八年，大陸淪陷了，掃蕩報的工作，也就終止了。綜觀二十年來，掃蕩報始終挺立在國民革命軍的戰場中，作爲一名鬥士，擔負起掃蕩共匪、掃蕩日寇、掃蕩一切反革命勢力的艱鉅任務。這名戰士，充分表現了他的勇敢、正義、奮發、犧牲的軍人人格，來承當這個時代偉大的特殊使命。所以我敢說，‘掃蕩報的報格，是永遠尊嚴的。’

其二：掃蕩報是在艱苦環境中誕生的，也在艱苦環境中停工了。掃蕩報在南昌行營時發行不久之後，我也在行營政訓處參加了剿匪工作，我深知這份報紙的物質條件太不夠了，所以最初祇能出一小張的三日刊，其後經過很大的努力，才改爲日刊，我們爲了擴大篇幅，向有關單位請求增加點預算，常常遭到輕視，終至於落空，這些處境，我是親身經歷過的。及至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時期，我和賀君山及幾位朋友商量，決定自食其力，除軍中的簡報仍繼續發行外，另辦一份向社會公開的漢口版，而我還自告奮勇，兼任了第一任社長，經始之時，可說是藍縷百端，慘淡而辛苦，幸而有成了，而且壯大了，而且爲全國朝野所重視了。我這僅僅做了幾個月兼職的負責人，深深感到這份努力沒有白費。不過，掃蕩報二十年光榮歷史，到了晚年，却蒙上一個大污點，那就是改名爲和平日報，雖然報的本質，并未因易名而有所改變，但名不正，則言不順，把這位勇敢的鬥士，好端端的改頭換面一番，加以塗抹污染，不能不令人再三歎憾。不過，這是人所共知，出於當時主管張治中卑鄙的手法，以圖取媚於共匪，達到他個人投靠的目的，所以這件事的發生，祇是暴露了張治中個人可恥的人格，於掃蕩報的本身，及其上上下下從業人員，是沒有絲毫損傷的。我上面說過，大陸淪陷了，掃蕩報也停工了，其時，以軍事緊迫，掃蕩報的主要新式機具，雖已運來台灣，却無廠房可資裝置使用，重要人員也星散了，而台灣的各級政府在播遷之初，亦無力助掃蕩報一臂之力，加之戰後社會凋敝，人民窮苦，想靠發行來維持報紙的生存，實是非常困難的事。因此，這份由艱苦奮鬥誕生的報紙，也就在艱苦不能奮鬥的情況下停刊了。

掃蕩二十年

四

現在掃蕩報形式上雖已成爲歷史的陳跡，但其堅強的精神，與光輝的業績是永遠存在的。「掃蕩二十年」一書的出版，實有其深長的意義與重大的價值。我對本報的直接貢獻雖微不足道，不過對本報二十年的憂樂甘苦，總是息息相關的，因之，不能不說幾句話，以表達內心的感受和無限的懷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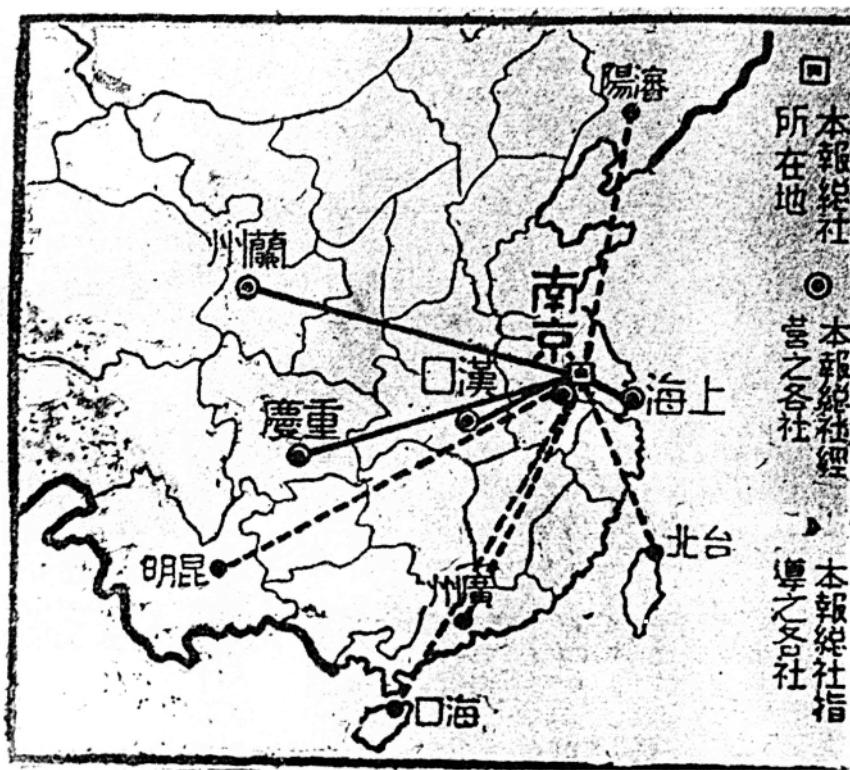
文
昌
閣
下
大

A vertical calligraphy piece written in bold, expressive brush strokes.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five horizontal rows, starting with a small seal at the top and followed by four large characters: 文 (Wen), 昌 (Chang), 閣 (Ge), 下 (Xia), and 大 (Da).

卷之二

宋開往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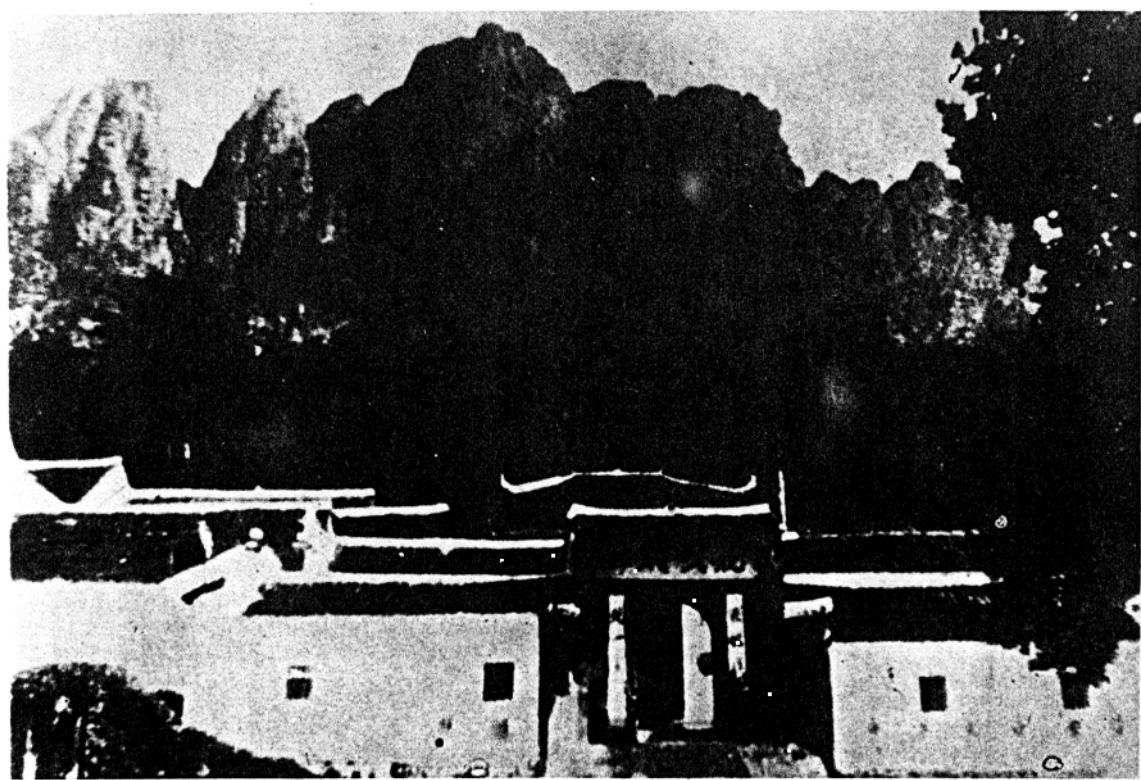
大東社所在之各社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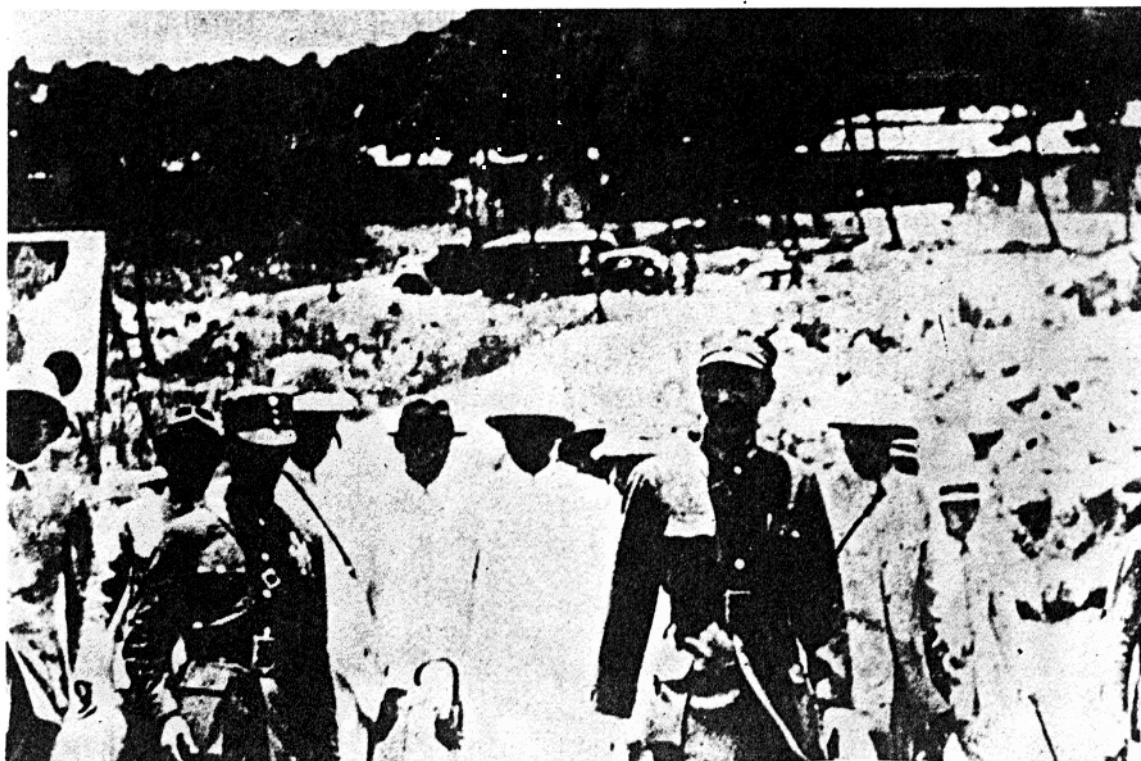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平和京南日三十二月六十三國民) 講布分社各及社總報蕩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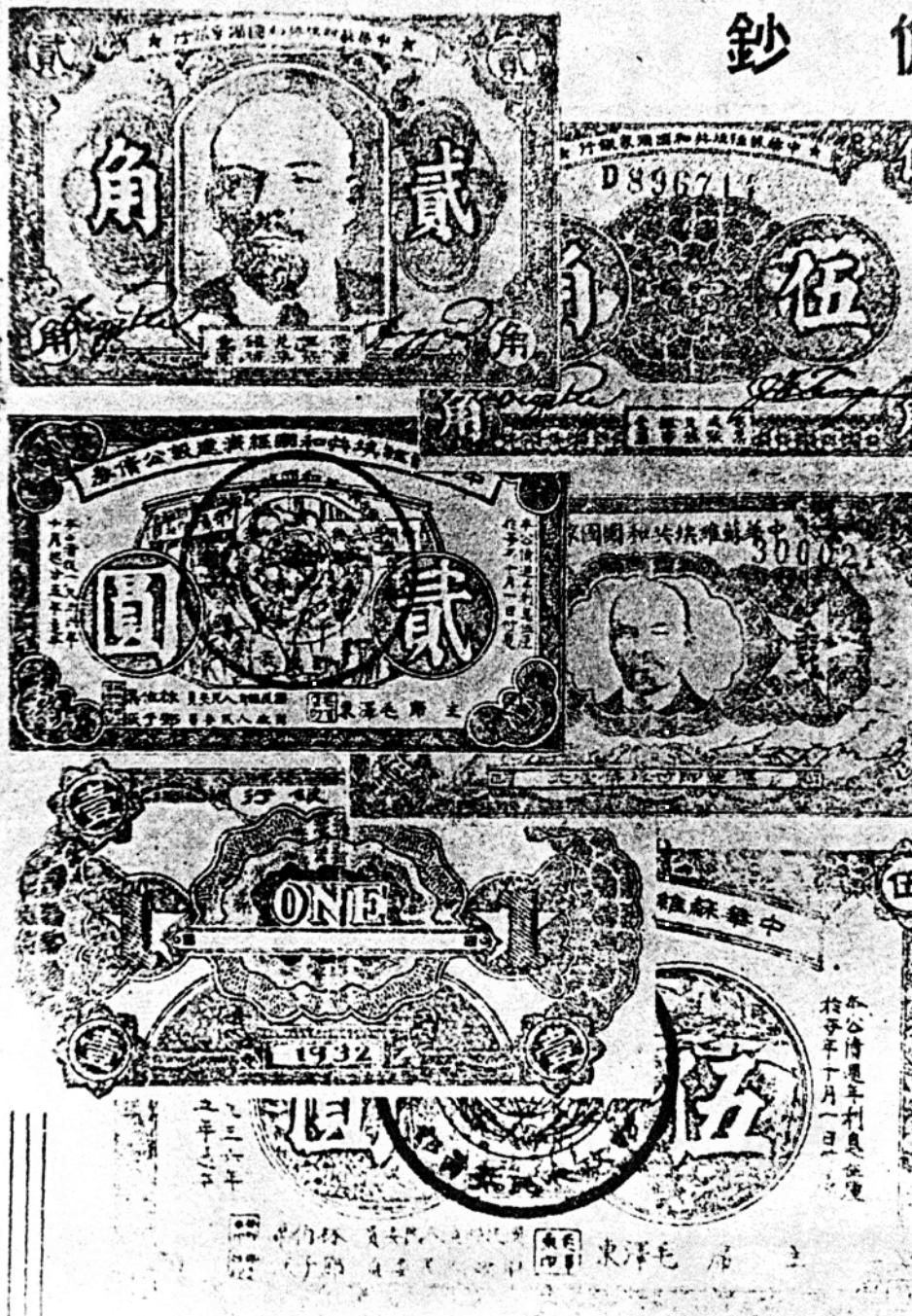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軍委員會長南昌行營一號花百洲) 廣西軍委員會長委員會事務



軍山廬訓練團



竹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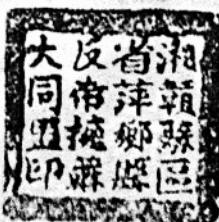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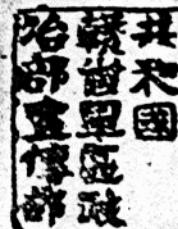


(報畫蕩掃昌南日一月一十年三十二國民) (一)鈔偽之獲虜軍國



(報畫蕩掃昌南日一月一十年三十二國民) (二) 鈔僞之獲鹵軍國

卷之二





(日七月七日十二國民) 蘆溝橋進軍日



者記國外見接長員委蔣 變事橋溝蘆

降
書

(日九月九年四十三國民) 書降軍日

降書

- 一. 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
- 二. 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
- 三. 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
- 四. 本官當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全部